



悦来客栈

苏素
著

天字一号

YUE LAI KE ZHAN
TIAN ZI YI HAO



一块锁流年
牵来江湖恩怨一桩桩

悦来客栈
承载的不是武林
来往的也不是江湖

风起云涌之时
看众生百态

在经历危机之后
对自己最好的未必是真
对自己最铁面的
未必没有柔情

以心为眼
夜悦来终将获得一份
真挚的爱情

悦来客栈天字一号

苏素 / 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悦来客栈天字一号 / 苏素著. -- 北京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4-2200-1

I . ①悦… II . ①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941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悦来客栈天字一号

苏素 著

策划编辑: 吕晶晶

责任编辑: 刘立伟 吕晶晶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 (邮编 100191) <http://www.buaapress.com.cn>

发行部电话: (010)82317024 传真: (010)82328026

读者信箱: bhpress@263.net 邮购电话: (010)82316936

北京时代华都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212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4-2200-1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开 篇	001
第一篇 客栈老板娘	005
第二篇 悦来客栈的招工启事	013
第三篇 啼笑皆非的帮工	020
第四篇 烦躁的夜晚	026
第五篇 多出来的客人们	033
第六篇 追求者一箩筐	041
第七篇 狗血不堪的往事	047
第八篇 峨眉派的师太们	054
第九篇 风雨欲来	064
第十篇 火 势	074
第十一篇 秦老门主光临了	079
第十二篇 更新换代的住客	088
第十三篇 发现疑点	097
第十四篇 多出来的表哥	105
第十五篇 华丽的爱好	111
第十六篇 烈焰掌	120
第十七篇 凶手不是一个人? (一)	131



目 录

第十八篇	凶手不是一个人? (二)	137
第十九篇	烈焰掌的下部	147
第二十篇	还是诱饵!	156
第二十一篇	中招了!	164
第二十二篇	劫狱劫狱!	172
第二十三篇	山中一日, 世上百年 (上)	181
第二十四篇	山中一日, 世上百年 (下)	189
第二十五篇	逃出生天	198
第二十六篇	打尖风波	206
第二十七篇	夜 袭	216
第二十八篇	如你所愿, 白掌柜, 凶案进行时……	223
第二十九篇	真相是这样的	233
第三十篇	客栈重建	244
第三十一篇	尾 章	253
	番外之詹沾	261

开 篇

我醒来的时候，估计是在客栈的天字一号房里，红绸如云，摇曳生姿地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碧玺般翠绿的窗格，如今已经破损不堪，所有的凳椅都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沾着零星的血。

一摊黑红的血渍，从绣床之上，细细地一直蔓延至门口，又拐了一个弯顺着原地拖了回来，一直止于我的脚下。

我抚额，头像有万根针刺一般，疼痛得不能自己，我从床帘之后撑起大半个身来，怔忡。

是了，我忘记了自己是哪一个人，又为什么会躺在这一室的华贵之中，一切都若混沌初开，混乱迷茫。

一阵大风吹过红绸，蹁跹艳丽，映衬着夜的深幽，一切都显得静好安谧。

“踢开门，仔细地搜！”

红木的厚门咯吱一下，被巍颤颤地撞了开来，长长的床帘拖过地板，我撑着手，瞪着眼，呆在床帘之后看那一批冲进来的捕快。

为首的那个，一脸正气，剑眉星目，只不过配了张薄薄的唇。

薄唇之人多为薄幸。我微微一哂，突然好笑起来，我不知道是哪一

个跟我说了这些打趣的话，却在此时不合时宜地都冒了出来。

“百里神捕，这次的死者并不在床铺之上！并不见死者尸体，真是诡异，难道凶徒换了杀人的手法？”

一大票人都皱起了眉头，为首的那个似乎有些急躁担忧之色，甚至偏过脸去看那绿色的窗格，窗格被冷风吹得咯吱咯吱作响，窗外黝黑一片，卧室里长久地静谧。

我躺在地上，浑身冰凉，手足酸涩得很，喉咙口顿顿地痛，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可是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就这么躺在地上了。

我抖着手，抓着床头的栏杆，一点一点地爬了起来。

“嘶……”我企图用沙哑的喉咙去呼唤为首的那位，直觉告诉我，他并不是什么歹人。

“嘶嘶……”

屋里的人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情，为首的那一位百里捕快，一点一点地转过头来，向着我看来。

而后，便是满屋子的号叫声，除了那位百里捕快，所有的人都惊叫着跳出了屋子。

我颤着步子朝他一步一步地移过去，每走一步，身后都会拖着一条细长的血渍。

“你……为什么不怕……”我忍不住问他，声音有气无力地，带着嘶嘶的尾音。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那群捕快跑得飞快，但是我敏感地感觉到，这一切都和我目前的造型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位百里捕快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墨黑的眸子眨也不眨地紧紧盯着我。

他应该是一位淡定的大侠。



我拖着腿，咧着嘴朝他和善地一笑，伸出手去：“请托我一把，我好辛苦……”

他肩膀微微一抖，终于有了反应，依然冷着一张脸，动作却疾如闪电，撩袍，踹腿，一气呵成。

我就像一条死鱼一样，嗖地一下，弯着腰朝着左边那道唯一雪白的墙壁上摔了过去。

闭眼之前，我终于听见了他的声音，低沉磁性，带着颤抖：“真是霉运，幸好只是跑不动，不幸之中的大幸，踢腿还是踢得起来的……”

噗嗤，我终究是个脑部受伤的病人，所有的事情只揣摩出了一半儿，他原不是淡定，只是惊得失了跑动的腿力。

失策，失策……

“夜悦来，你到底身在何处？”闭眼的前一刻，我听见他很纠结地自言自语，似乎在四处寻找些什么，语气里还带着一丝焦急。

“但愿不要来迟一步，累你遭了毒手！”他有些急躁，似乎寻遍一圈以后，又重新蹲了下来。

似乎在仔细地看我，轻轻地撩开我的发，然后摁住我的大手突然一惊，惊慌无比地将我抱进怀里，抬起指头来，朝着我耳边一拂，我便彻底进入了黑甜的梦乡。

第一篇

客栈老板娘

我醒来的时候，床榻之前站着一堆人，黑压压地，堵得我心慌，有擦泪抹鼻涕的，有哀哀痛哭的，还有一根木桩，面无表情地看我。

“夜掌柜的，我是第一神捕，百里无双！”他见我醒来，飞快地从怀里掏出一块金牌，闪了一下，又飞快地缩了回去。

表情依然是淡定无波，眸子却是紧紧地凝视着我。

那块金光闪闪的令牌，我只是瞄到了一丝金光，至于上面写的是什
么，完全没有机会看到。

我抿着嘴儿，瞪眼看他。

“不知这一次，你是否还一意孤行，拒绝神捕司的协助，要知道，这已经是悦来客栈这半年来第四起血案了！”

我依然抿着嘴，看他皱着眉头着急的样子，突然就觉得很可乐，虽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潜意识里感觉我以前就是以逗怒他为乐的。

“夜掌柜，即便是不愿意让我们的人住进来，也请告知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看他越来越急的样子，心里欢畅，仰起头来，笑嘻嘻地看他，答非所问道：“请问我是哪一个？”

那声音真如破铜烂铁，完全不能听。

床前的所有人，都怔怔地愣住，就连那位骨子里倨傲的百里捕快也傻傻地，完全不知所措。

“夜掌柜，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玩！”

我撇撇嘴，嘴角处抽痛一片，转过脸去看床头的其他人，那些人里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形态迥然，唯一相同的就是每个人的手里都拎着包裹，似乎要远行的样子。

“夜掌柜，你是不是该把月银结一结！”

哎？我坐起身来，很是诧异：“难道是这间客栈的生意一落千丈？”

从人群之中走出一老者，垂着老泪，白胡颤抖着：“掌柜的啊……”这一声掌柜啊，叫得真可谓跌宕起伏、缠绵悱恻，将我差点从床上给震下来。

“唉唉唉唉，我在！”我试着举起我被包成猪蹄般的手，安抚这一位老人家。

“你不知道哇……”他又颤抖上了。

我耐住心听他往下说。

这个老头，说什么都要带点修饰语，简简单单的一段话，给他说了两个时辰，无非是些担忧血案会影响自身性命，客栈已无一人投宿之类的话题，唠唠叨叨地。我拖着满身的伤，等到听完他一大段陈述，人早就晕了过去。

这一晕便又是一个白昼，等到再醒过来的时候，客栈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寂寥、空静，屋子里竟然寒酸到连蜡烛灯都没有多点上一盏，就在床头，不知道谁给挂了面铜镜，幽深幽深地折射着惨淡的月光。从床铺前凝神看过去，没有被折射到的地方，就像一张巨大的口，将所有的光都给吞没了。



我卷起被角将头缩进去，浑身直抖。

“夜掌柜其实不必如此担忧！”寂静的屋里，突然多出了陌生的声音，吓得我扯开被子神经质地大叫：“什么人！有种的给我出来，躲在暗处吓人算什么英雄！”

黑暗中的人微微一叹。

而后，从床头另一头的阴影里，缓缓站起一人影，四肢修长，隐隐约约显出一股清冷华贵之气，缓缓向我的床头踱来。

我哆嗦着手，扯着被头，从枕头底下抽出以前贴身带的铜疙瘩，照着黑影就甩了过去。

来人估计没有想到我会反抗，被砸得一个踉跄，摸着头，撞在了床栏边，先前保持得完好的优雅清冷，完全荡然无存。

“夜掌柜，你……袭击公务人员！”他叫起来，结结巴巴地，这下我倒是听出来是谁了。

“百里捕头，好像是你半夜三更擅闯民宅在先吧！”我欲哭无泪了，什么叫恶人先告状，我算是明白了。

他单手擎着一把青铜长剑，另一只手背于身后，于黑暗中一点一点地走了出来，惨淡的月光下，青衣玉佩，冷峻得像尊神祇，甚是清冷逼人：

“夜掌柜，现下悦来客栈一位伙计都没有，你单身住在客栈里，若是那名杀手返还，后果不堪设想！”

话语未落，他稍稍地皱了皱眉，不屑：“若是无事，你以为本小捕愿意蹲在这犄角旮旯里熬夜！”

我抚着突突跳着的太阳穴，无奈问：“百里神捕，请问若是那血案的杀手一日不来，你便要日日守在我的床头么？”我探身看看床下，开始思索是否在床头给他搞个狗铺之类。我看百里小捕快脖梗挺拔，肤色呈现出健康的小麦色，那脖颈之上拴个黄铜小铃估计也是趣致。

大概是我的神色过于猥琐，百里小捕冷哼了一声，手指又紧了紧那把青铜长剑。随即，他皱着眉头，歪头思索，如墨的青丝从肩头一缕一缕地滑落下来。许久之后，他擎着青铜长剑缓缓地弯下了腰，眼睛眨也不眨地看我：“夜掌柜，若是我走了，这个客栈可是只有你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客栈，鬼影重重，这么一联想，我真的怕了，索性放高姿态：“话说回来，我们开客栈的不可以嫌弃客人！”

看来我有商人的本质，就算是两方权益，我也会争取到最大。

百里小捕脸皮跳了跳，闭起眼来，容忍，许久之后，睁开眼，眸子清冷冰凉：“好，我便租下这客栈的天字一号，常驻于此！”

我差点从床上惊喜地掉下来，掀起被子就要招呼他：“哎，客官，我给你烧水铺床去……”

百里小捕终于按捺不住焦躁，一巴掌将我摁回了床，一副要崩溃了的样子：“夜掌柜，你四肢蹄子断了三只，烦请好好地养伤！”

“……”百里小捕，你其实可以更恶毒一点。

我挪着伤腿，靠在被子里气得直抖，先前有一条腿其实没有断裂干净，岂料百里小捕那神来一脚，将我一双腿都给踢断了。

如此说来，他比那血案的连环凶手还要恶毒。

百里小捕转头看看我，估计是我脸上青绿的神色取悦了他，他挑挑眉头，更加恶毒地刺激我：“对了，夜掌柜，你也知晓我们神捕司其实是清水衙门！”

这话明显地让我觉得不是味，我梗着脖子示意他往下说。

他淡淡地一晒，道：“那天字一号的打尖的银两，估计得天长日久地给赊着了……”

噗……我这个重伤的人，终于经受不了打击，一口滚热的心血尽悉喷了出来。



百里小捕见状大惊，急忙撩袍冲过来替我轻轻地拍背，一边拍一边放柔声音安抚我：“唉，夜掌柜，你这又是何苦？”

似乎他的掌上带了些许功力，我感觉顿时有一股暖流顺着他的掌心沁入我的心脾，整个身体有说不出的舒服，精神也涨了许多。

我瞪起眼来，嘶声力竭道：“百里小捕，我头可断，血可流，唯独银两不可赊，这是我夜悦来的一贯原则！”

百里小捕收起手来，眼神烁烁，却欢畅异常，“哎，夜掌柜，你想起自己的名字了？可还记得其他事件否？”

我悻悻地看他，伸手将被头一把盖住脸，怒：“对不住，百里神捕，我现在想到的只有我往日的一本烂账！”

我说的是实话，想来我之前是个爱财如命的主，什么时候，能够想到的都是丰收银两，那一叠烂账估计是之前就有的，居然在百里小捕的刺激下，奇迹般地给我忆了起来。

我终于知道，我还有一笔烂账可以收回。

“百里小捕，秦总捕头上一次执行任务，全部十三名捕快，都在这里打了尖，账都还赊着呢！”我丢冷脸给百里神捕。

他丝毫不觉得羞愧，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夜掌柜，所以我神捕司一行上下共十四人，皆愿意做店小二还上这笔款子！”

“……”我转过脸去抓住床栏深呼吸，这年头，不要脸的人真多！

“对了，月银扣除还账的，能不能还结余一些？”百里捕头说这话的时候，特别严肃，撩开袍子，完全忘记了男女之防，一屁股坐在了床头，“兄弟们是要打牙祭的，夜掌柜！”

我深呼吸好多次，终于忍不住，将瓷枕照着他摔了出去，怒吼：“给我滚！”

他稍稍愣了愣，只是一瞬，便撩袍后跃。就像只翩翩起飞的青蝶，

几个点地，顷刻之间探手拈起快要落地的瓷枕，学着我的姿势，潇洒地一挥手照着我重新打了回来。那瓷枕本来就厚实，带着呼啸的风声，一下子砸在我的额角之上，我晃了一晃，又将要陷入昏迷的状态。

闭眼的那一刹那，我听见百里小捕惊慌失措的声音：“哎哎哎，失手，原来夜掌柜真是一点功底都没有。”

我屏住呼吸，拼着让自己不要昏死过去。

只听得百里小捕一边轻轻揉着我额角一边自言自语地好奇：“如此说来，夜掌柜真乃奇女子，即便是半分功力也没有，也能将瓷枕挥得虎生风，佩服佩服！”

我抿着嘴，听他这话一出，立刻泄了气，头重重地磕在木头床角，死死地昏了过去。

等我再次悠悠醒转，已经是次日的晌午时分，我看见神捕司的小捕快们自发地穿上了跑堂的堂服，一水地站在床头，盯着我看。

见我醒转过来，不约而同地欣喜大叫：“百里捕头，掌柜的醒了！”

顷刻之间，我看见一只翩飞的青蝶，从堂屋的另外一段悠哉地荡了过来，临到我床前，这只青蝶居然原地悬空三百六十度，打了个旋才落了下来。

一落地就习惯性地撩袍，作揖：“夜掌柜，神捕司十三太保，皆已到位！”

“……”我瞄了一眼床头一水的官差大哥，每个人都做出一副正义凛然状，生怕旁人不知道自己是在悦来客栈卧底做跑堂小二，不禁在心头流下热泪两行，这么个架势，还有何人敢上我悦来客栈。我摸摸额头，除了无言还是无言，看来秦总捕头是铁了心要将我的悦来客栈发展为第二个神捕司，否则，为什么连神捕司里候补捕差都给派了上来。



我张了张口，扶着额头，憔悴不堪：“各位差爷，请问悦来可否自行招一些打杂的伙计？”

我可不敢使这些官差给自己跑堂，百里小捕头虽然一副淡寡清廉的样子，可是我知道秦总捕头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就每年的进贡都抵得上我悦来客栈百分之三十的收入了，秦总捕头做捕头可比流氓来得霸气多了。

百里小捕很宽容地看我，突然淡然一笑，拍拍手道：“若是掌柜一视同仁，月银同样，我倒不介意多两名兄弟进来跑腿！”

我气结，实在无言，百里小捕你明不明白，这里是客栈，而不是神捕司。

估计是我的脸肿胀扭曲，看得狰狞得很，百里小捕沉吟了半晌，终于主动让了步。

“招伙计是可以，不过我神捕司的十三太保一个不能少！”

我欲哭无泪，痴痴幻想，或许以后悦来客栈开门做生意，倒是可以立两排捕头，客人打门口一入，便可以同衙门一样，低呼：招财……进宝……

如此果然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客栈！同行里的战斗鸡……

想归想，面子上还是得做出一副欢喜的模样，我一甩手帕，坐在床上，对着一溜边的捕头，道谢：“哎，谢谢各位官爷放下身段，来悦来客栈跑腿！”

百里小捕淡淡瞄了我一眼，一副你赚到了的样子，闲闲道：“夜掌柜，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恐怕会更加兴奋。”

我绷着张脸，已经彻底麻木了。

“哎，就连我们的秦老门主都将会于下月入住悦来客栈！”那一溜边的捕快闻言都咧开了嘴巴，齐齐地一水儿鼓掌，声音大得让我头痛

欲裂。

噗……我还是不够镇定，最后一口心头血，彻底让我破了功，我说秦总捕头，你一把年纪了还来凑什么热闹啊。这个时代已经是年轻热血的十三太保的天下了，好不好！

我捂着头，眼泪哗哗。